

题 签：张 华

封面设计：彭 国 良

编 辑：王 寂 生

兴化文史资料 第12辑

编辑 兴化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印刷 江 苏 兴 化 印 刷 厂

目 录

二十年代末、三十年代初的兴化钱庄概况	
.....徐耀冕口述 徐涌整理	(1)
兴化五月赛神会.....李舜英 张鸿庆 赵德辉口述	
任祖镛整理	(11)
辛亥革命前后兴化商会的情况.....郭发庆	(17)
茅山追记.....金永德	(24)
兴化县早期书画社.....刘子祥 张鸿庆 吴增中	(29)
苏皖二分区联合中学北撤纪实.....崔 敏	(35)
刘韵琴传略.....李西亭	(40)
任瘦卿女士二三事.....李西亭	(49)
李继侗先生年表.....张炳嘉	(51)
王国栋身世初探.....赵胶东	(64)
高甘来轶事.....王中书 石天梁 金谷香	
高 岩搜集整理	(68)
黄德亨先生事略.....金储之	(72)
黄悦亭先生小传.....吴丽春 钮耕礼 魏伯坝	(75)
《兴化文史资料》1—12辑总 目 录.....	(79)
征稿启事	

二十年代末、三十年代初的兴化钱庄概况

徐耀冕口述 徐滔整理

一、钱 庄 概 况

钱庄起初叫钱店。在清朝，社会上月铜钱铜元，数铜钱要有一套技术；铜钱有大小，大小之间要确定比率，这里有个价格问题，这就产生了对钱店的需要。钱店还经营银两兑换铜钱。后来商品经济发展了，“舶来品”（进口货物）进入，国内与外国通商扩大，经营范围和业务量就扩大了，于是便称为钱庄。

二十年代末，兴化钱庄有二十六、七家，这是极盛时期。兴化钱庄的兴盛，具体原因，就我所知，有以下是一些：

（一）、蛋厂的发展。当时兴化有五家蛋厂，著名的是“汉兴祥”（朋汉兴）和“华兴”两家。蛋厂把鸡蛋分成蛋黄、蛋白，制成蛋黄片，烘干装箱出口。同时，还生产蛋糕、饼干。鸭蛋打开，搅化，加入苏打，然后装桶，为半成品，销往英国。业务量很大，单“汉兴祥”一家就有五百名工人，打“飞黄”。兴化的蛋源是远远不够的，派出专人外出收购，直到盐城、清江以北。在上海有专人坐庄，清理货物，直接交给洋行。

（二）商品流通的需要。蛋厂多，蛋行的经营业务也就非常活跃。如北门徐公和，专门经营上海茂昌公司鲜蛋。西门董

家蛋行，鸡货供几家蛋厂，鸭货主要供应常州张裕记变蛋坊，他们的变蛋，通销全国。

收蛋要用钱，要汇兑，这就刺激了钱庄的业务。蛋厂、蛋行用钱数目大，汇兑范围广。比如孙传芳与国民军打仗时封江，江南的钱汇不到江北，兴化二十几家钱庄的钱都被朋汉兴吸收去，还不够用。“汉兴祥”开“串票”给钱庄，把现钱吸去做生意，每千元贴水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，外算利息。钱庄得利，“汉兴祥”获利更多。八十多天开江之后，“汉兴祥”还去各钱庄本息，支去各款项，净赢利二十六万。

(三)、商业经济的发展。兴化进入二十年代后，大型南货店、布店大批出现。“正大”、“广元”、“久和”、“恒大”这些大商店，既卖广货“舶来品”，又经营绸缎、呢绒、布匹，还有“五文化”。这些商店的门市零售且不谈，每日早市，六区、十大镇帮船一到，各店的批发营业额，都达万元以上。

蛋厂、蛋行、京广货店、大布店的汇兑业务都由各钱庄承担，当然钱庄也经营小业务，就不必赘述。

钱庄的营业地址集中在东门。从东大街到四牌楼有二十几家，一些大钱庄也集中在这里。如“庆德丰”在东城门口（后来的“仁昌”杂货店西边），独资老板陈伯良，兴化首富，有现金百万。东城门外，还有“同样”钱庄，是股份合资，经理顾镜澄，主要做粮食行业的生意。兴化米市，苏北里下河出名。经营米市的最大的米行老板是陈义盛，主要经营油、米、麦，油从山东青岛进口，操纵全兴化；麦子是替上海“盛兴”面粉厂收购，有资产一百万。东城内“豫康和”，老板外地人，合资，座落在东城门口“恒吉”店的间壁，也经营粮食行业的金融业务。“晋丰恒”钱庄，在八字桥下，元老府东，独

资，老板姓陈，开两月钱庄，还有一月在四牌楼西，叫“汇餘”。东门城内还有“永孚”、“道隆”。举人王伯卿在东门后街也开了一月钱庄，叫“豫丰恒”。此外，一镇江人在“乾元”当典西，即后来的思时寺小学（城东小学）开了一月“吉泰祥”钱庄。由家父经办合资钱庄“谦泰”在上元巷头，资本较小，自有资本只有万元。此外，北门也有两家，也是小钱庄，一家叫“聚圣祥”。

由于经营的业务不同，钱庄分两种。一种称为汇票庄，专营贷款，由于资本大，甚至放到扬州的集镇，如樊川、大桥等地。“庆德丰”就是汇票庄，放短期贷款即汇票四、五十万元。一般的称为汇兑庄，经营厂方、当典、商店的业务。

二、钱庄的内部结构

（一）钱房。三——五人，专管铜元、银元进出、保管。

（二）信房。一或两人，专管各地信息，即银元化成银两的比率，看各地的比率情况，也通知镇江、东台、泰州等地的钱庄，还负责汇兑，即在镇江攀交行划帐，相当于今天的联行往来。

（三）外帐，二人。负责接受客户汇兑，送款。

（四）内帐，一人。按户计息，结帐。

（五）经理，襄理各一人。经理负责与外地攀交。攀交即指与外地（兴化钱庄主要与镇江）大钱庄建立业务关系，由大钱庄向兴化小钱庄投放款子。春节前，先发一封信去叫“攀交信”。此信讲究四六骈文。因此，在当时的钱庄内，也收纳有写得一手好诗文的人。当然经理也必须亲身到外地去交涉，因此经理必须是有场面，朋友关系多，又精于计算的人。襄理负责

每天的业务。早上跑街，看哪些店需要现款，家中有多少现款，是余还是缺。在茶馆里把这些用钱方面确定之后，就到钱业公所去讲行情，调剂余缺。钱业公所是行业组织，兴化是兼职。钱业公所召集人是徐沐三，他又是“庆德丰”钱庄的经理。当时钱业公所设在东岳庙间隔，现属文化馆。

（六）另有三~五人，负责挑钱，夜里看门，早晚上下门，称为师傅。钱庄一般都设有厨房，钱庄里大小人等由老板供给伙食。中班同事上茶馆，招待客家，也在帐上开支。钱房、信房人员即为中班同事，月薪两担米；内、外帐月薪三担多米；经理，近五担米。挑钱师傅，月薪也有两担米。晚上打牌抽头也归师傅。此外，大家还有“头澡”，即今之“洗理费”。年终拆红，以十三股分红，老板得十股，其余由同事分，师傅没有。

对于经理、襄理，老板必须极力笼络，格外奖赏。年底还有“红包子”。比如“庆德丰”老板陈伯良原是钱庄出身，清末是扬州盐商在兴化办的钱庄“谦丰良”的经理，扬州“光复”后，扬州盐商盘给陈伯良。陈后来老了，便委托徐沐三管事，后来与徐结为儿女亲家。

三、钱庄是怎么做业务的

首先谈吸收资金。除了老板、股东的资本外，钱庄都要吸收资金。资金主要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。（一）镇江攀交的大钱庄投存，投存额由经理在春节期间与镇江钱庄确定。一般兴化钱庄在镇江都有两三家“攀交”。（二）吸收个人存款。钱庄发给钱折，有活期，有定期。最大利息一分，即月息百分之一。（三）发庄票。所发庄票是用黄川纸制成的，纸质很好，是

一张长约四寸半，宽约二寸半的长方形的纸票，上用毛笔写，

“来条付大洋××元整

此致

××钱庄台照

×年×月×日”

正面有三个戳记。“×年×月×日”是长方形的章，中间数字待填。在票面当中，除用毛笔书写金额外，还盖有“××元”的戳记。在落款处，有钱庄字号主戳，比如“谦泰钱庄”四个大篆字，主戳四周刻有花纹，或龙凤，或“万”字。庄票的反面有一个圆形卡缝，上也有篆字一部分盖在庄票反面，一部分盖在钱庄底簿上。同时用毛笔在接缝处写上号码比如“中字一百零五号”。这个“中”字取自于《千字文》作为分类的编号，又代表一种面值。盖印戳，卡缝都是为了防止伪造。也确实出现过伪造庄票的事。赵××因伪造火车票被开除公职，又吃大烟（鸦片）于是就伪造图章，模仿笔迹，伪造了“谦泰”

“永孚”“治泰”三家钱庄的庄票。去兑现洋时，都用底簿对缝发现是假的。（赵拿票子到“广元”布店买衣料，买了许多，“广元”店派人来对票根发现了）由警察局收缴了全部伪造章印，事后也不了了之，说不是造伪钞票，是私人钱庄的庄票。其实庄票与钞票、银圆，同时在社会上流通。大钱庄发三至五万，小钱庄也发一万元多。但也有发得少的，如“庆德丰”钱庄，主要原因是嫌麻烦，自己资本又大，不在乎增加多少流通资金。

（四）吸取公款。有公款的单位不少，主要有：①兴化公款款产处，是地方公款管理单位，管理一部分公款。款产处旧址在昭阳医院身下，即原来的赵家祠堂里。②教育局公款较多，有八千亩学田收入。此外，每亩收二角五分的学费，叫“二五

捐”。③育婴堂也有公款。④积谷仓即西仓，也存不少公款。⑤各当典的游资。当时兴化有四、五班当典。“汇泰典”在西门城隍庙东，上海资本家林、邱两姓主办。邱三省据说有资本四千万，在上海还有其它产业，聘用几个法律顾问。“恒新典”旧址在现城东中学身下，股份投资，资本四十万，董事长是镇江陆小波，解放前后还任镇江商会会长。东城门外还有一个“乾元典”，镇江人李乾三开的，经理常换。东门大码头还有一片“恒隆典”，杨万顾家办的，他家还办油坊。他们是季节性用款，春季用，秋季赎当，款子就积存了。⑥佛教主持存款。兴化当时有八大丛林，这些寺庙有田有钱。如观音阁有田一千六百亩、龙祖庙有四千三百亩，只有三五个人。波乐庵、西寺有四百亩；定慈寺、地藏寺有八百亩；木塔寺（兴化唐子镇后）还有思时寺（即城东小学原址）都占有田产。

公款存入无利息，只用交际费。当典的活期存款也无利息，只计往来，用一些交际费。比如三大节送礼，平时陪打牌等。当典的定期存款，发一个存折，利息一般在八厘左右。

放款的主要对象是京广杂货店、蛋行、蛋厂、油坊等，全城的用款单位有上千家。这些厂、行在钱庄是存、放合一。存款归存款计息放款归放款计息。比如有一个店，在下半月十天之中发生欠款，就按天计贷款利息，并且“走马算”即上一天的利息，并入下一天的借款额，借款利息可以用存款利息抵冲。客户在钱庄借款也有限额，放款额由襄理在春节期间与客户协定。小钱庄，每年做十五、六万业务，大钱庄做上百万的营业。钱庄算给各店的存息是八厘，而放款利息一分三厘五（上下略有波动）。不过多数大行、大厂、大商店，一般不在兴化钱庄借款，而在进货的上海、镇江等地的大钱庄贷定期

款。

社会上流通的是钞票、银元、铜元、庄票，但是钱庄帐上的计帐单位却是“两”，这是从清朝流传下来的，虽然谁也不用碎银子了。钞票、铜元、庄票，统折成银元。一银元最高折成七钱二，实际上都在七钱以下涨落。用钱单位用钱额多了，钱庄存现金少了，比率就涨，涨到“六钱九”、“六钱八”，用钱额少了，钱庄积存多了，比率就下降到“六钱五”甚至更少。钱庄就在这里针头削铁，笔头生利。这种记帐单位称为“虚金制”。

钱庄在用钱高峰，缺少现金，称之为“缺现”。缺现怎么办？从其它钱庄调进。在兴化调，由钱业公所主持，各钱庄衷理议定行情，看“疲”看“涨”。用钱的钱庄拣最低比率调进。兴化钱庄还可以从外地钱庄调进，也可以把款调给邻近的县市的钱庄，这就凭信房的信息。调进以后，凭什么抵帐？由双方在镇江的攀交钱庄划帐。比如“谦泰”调进“庆德丰”五千元。“谦泰”与镇江的“晋丰”“元丰”两钱庄春节期间订好投存额，就发函给他们，从他们帐上划五千元到“庆德丰”的攀交钱庄“道生”钱庄的帐上，记“庆德丰”存款五千。“庆德丰”同时也发函给“道生”通知入帐款额多少两。发函后，镇江钱庄必须在七天期内划帐，扬州是五天期，泰州、姜埭是三天期。万一超过春期限定的投存额，“晋丰”“元丰”不肯划款给“道生”怎么办？“道生”便发函通知“庆德丰”，“庆德丰”便在兴化与“谦泰”直接交涉，索还本息。

兴化汇款到外国，业务怎么做？由兴化钱庄收入汇款及汇费，由信房发信至镇江某钱庄，镇江钱庄再发函至上海钱庄，

由上海银行办理外汇。当时兴化的留洋学生，也常有汇款业务。这叫信汇。

镇江的钱庄对兴化的钱庄，也是存放合一，每日计息。

内帐每日公布本钱庄的余缺，镇江的投存额还余多少，本庄现款还剩多少。

在现款紧张、即称为“现少”时，除了银两兑率上升外，用钱的店、行、厂，还“贴现”给钱庄。比如汉兴祥蛋厂出一万元申票（上海钱庄汇票）或十八天期，或二十天期，兴化钱庄只发给九千五百现款给汉兴祥，五百元算“贴现”。帐上的利息还照一万元算。“贴现”也叫“贴水”。在“现少”时，泰州、海安、东台款疲，就派专船送到兴化，相互之间由镇江记帐。当然，兴化也有积存现款多的时候，可以从镇江帮船，扬州课船（专送钱庄款的船），送到镇江、扬州。

兴化人到镇江去买东西，带很多现款不方便，怎么办？把现金给兴化钱庄，某钱庄便开一张汇票到镇江某一钱庄。客户可以从镇江钱庄取款买货物。汇票是印的，兴化也可以印。中间填上汇票上姓名、汇款数目、镇江钱庄名称，三联单。两条缝，缝上盖卡缝章印。第一联给客户，二联寄镇江钱庄，三联是存根。存根略小些，三张联在一起有八开的纸大。

钱庄还做元宝的业务。钱庄从镇江调进银元宝，卖给银匠店用。银元宝有大小，一般的是五十几两，大的方宝有八十几两。镇江有银炉产元宝。元宝上有生产单位硬戳记，还铸好重量数字。钱庄的元宝卖给银楼，打成项圈、镯子，卖给农民、市民。元宝入帐，按标明的两数，实数入帐。但卖出时，按虚金制的比率卖出，比如一只元宝五十五两，当时市价是一元五角五一两，就按照一元五角五一两调进，卖出价是每两一元陆

角五，每两赚一角。

钱庄还收金子，大部分送到镇江，小部分卖给银楼做首饰

钱庄除了做钱业务外，有时也经营货物，叫“堆栈”。比如“庆德丰”资金多，托“陈义盛”粮行收小麦五百石，上市时低价买进，待秋后涨价，或者上海“盛兴”面粉厂到兴化开秤，价格合算，便脱手卖出。“同祥钱庄”还做过上海的纱市交易。

以后兴化银行出现。比如兴化有省农民银行兴化分行。但是，他们只发放大额的贷款，不做每日小量收款付款的业务往来。故钱庄在有国家银行时，也可以生存。上海大银行多，但是上海的钱庄也多，实际上他们是银行的助手。据资料记载，上海的私人钱庄，一直存在到公私合营。

四、兴化钱庄怎么会倒闭的？

原因主要有两个。

第一，民国二十年，即一九三一年，国民党财政部下令，“废两改元”禁止发行庄票，统一以“法币”作为流通货币，统一以元为单位记帐，废除了“虚金制”。于是，行业之间就没有利息的竞争，货币的投机。这两条好比两条绳索束缚了钱庄的手脚。

其次，兴化的钱庄是建立在兴化农业经济的基础之上的。民国十八年干旱，赤地千里，大河心成了大马路。接着民国二十年发大水，水稻正在青棵籽时，百姓颗粒无收。民不聊生，商业倒闭，钱庄也跟着倒闭。钱庄收不回放给商店的钱，因为大商店也收不到欠账到各村镇的货款，于是宣布倒闭。当然，也有善后而关闭的。比如陈伯良的“庆德丰”钱庄，王伯卿的“豫丰恒”钱庄是还清了镇江的投放款的，尽管他们的放款也

收不回来了。“庆德丰”后来还改了庄名，由徐沐三出面经办，实质还是陈伯良的，因为陈伯良怕露富。

兴化钱庄在倒闭之前，还为国民党政府做了一件大事，即推行法币，收回银元。开始农民不肯用钞票，后来使用行政命令强制使用。辅之以经济手段。用一银元可以兑换到法币一元零五分至一元一角。这增加的“五分”或“一角”也叫做“贴现”。国民党中央银行也贴现给钱庄，钱庄从中削利。据说，当时全国各地钱庄回收了二十亿银元给国民党中央银行。一九三五年推行法币，一九三七年中日开战，这批银元虽然没有落到日本人手中。不过承担损失的还是老百姓。

五、钱庄中铜钱、铜元和银元之间的比率

首先，确定一个大致时间，在民国十五、六年之间，即一九二六年至二七年期问。

在民国十一年之前，市场上铜钱流通较多，十一年之后，便很少了。在这时，五个铜钱买一只黄烧饼，一个铜板两只。

在一九二七年、二八年间铜钱便已稀少，大致是化为铜用了。一个银元可以兑换铜板二百九十至三百一十个，一个铜元兑铜钱十个。这铜钱也有大小，也有青铜与紫铜的区别。这十个钱是指质量不好的小钱。因为一个铜元称为十文。

那时稻价在二至三元一担，每担一百三十二斤。一斗米十五斤，一斗米价一百五十铜元，即一银元买二斗米。每担米在五至六银元之间，那时一个土布价一元一角，质量差的更低。那时，物价以米价为指标。

因为距今年代已久，五十多年了，加之年老记性也差，所讲的不免有疏漏不妥之处，敬请指正。

兴化五月赛神会

任祖镛整理

旧时的阴历五月，端阳佳节之后，兴化城赛神会就接踵而来。五月十二城隍会，五月十六都天会，五月二十龙王会，五月二十二地母会，五月二十四小龙王会。一会接一会，观者如堵，万人空巷，是兴化城最热闹的时候。

这些会是由兴化城各种行业组织来办的，除了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以外，有招引大批农民进城，商旅云集，使经商者得到好处的目的。有时甚至造成畸形的繁荣，会期又选在夏种完毕之时，农民也好进城看会轻松一下。城内各行业组织都不惜花钱办起了“十班”大会：京广绸缎业的“增福会”；南货业的“降福会”；棉布业的“锡福会”；估衣业的“多福会”；酒业的“普福会”；竹业的“庆福会”；草业的“接福会”；米业的“积福会”；菜行的“万福会”；钱业的“聚福会”。（后因东岳庙长生院失火将钱业公所烧了，存在里的钱业会产也烧了，以后兴化十班大会就剩下九班了）。十班大会接起来有二华里长。

每次赛神会之间都相隔四天，日程安排颇有条理。以城隍会为例，五月初十行香，十一朝庙，十二出驾（迎会）十三休息。接下去十四又到都天庙行香，十五朝庙，十六出驾，十七休息。接着是龙王会，又行香、朝庙、出驾，最后地母会、小龙王会举行各两天，只朝庙出驾。

行香之日，蚂蚱（蝗虫的俗名）菩萨出来清道，仪仗队有

二十米长。前有旗帜、大锣、香亭，后面是蚂蚱菩萨的轿子。轿无顶盖，无遮栏，蚂蚱菩萨尖头、尖嘴，红披风，虽说威风凛凛，却又滑稽可笑。

朝庙在中午十一点之后。抬判（亦称武判）、走判（亦称文判），踩高跷的都上了街，一班接一班。为了看踩高跷的，青年小伙子往往爬上了屋，孩子们则站在凳上、柜台上，家家都早早地吃了午饭。

抬判用两根竹杠，中缚一椅，上坐判官；由两人抬着走，判官很象京剧里的武将打扮，头戴盔帽“打脸”身穿蟒袍，足登靴鞋；走判则用泥塑彩色面具，套在头上，手执文本和木笔，面具上的胡须有黑、红、黄、白之分，以白胡子最大。抬判能站在椅背上做各种类似体操杂技动作，有时突然双脚分开坐下，名叫“跌叉”，有的抬判能连续跌十多个叉。在孩子们的眼里这是惊险的节目，谁都爱看的。

不论抬判、走判，前面都有锣鼓引路，走到设“祭”的地方或街上店铺放起炮竹，朝庙回来，都要停下来由判官跳舞一番，有的还手捧铙钹，向店铺讨赏钱，如果是杂货店，也可给炮仗、蜡烛。

朝庙这天晚间还要“约驾”，意即约请菩萨大驾明日出行。各个行会都扛旗鼓集队到庙里去焚香叩头。

最热闹的当然是出驾（迎会）这一天。四乡的农民夏收夏种农事已毕，大忙之后进城看会轻松一下就是很好的休整。于是设亲的、靠友的、仙户到地主家去的，可以说城里家家都来了客。主人家天未明就起来拌面，中午一股要做“肉饭”。所谓“肉饭”大都是炒虾儿（八枚铜钱一斤）、盐水肉几样菜。对农民来说就是佳肴了。不少农民进城看会无钱化，就到放高

利贷的人家或粮行去拿“青苗钱”也叫“拿稻钱”（就是稻子还长在田里，苗还是青的就抵押给放贷者）只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，利率高达百分之三十左右。

看会的妇女髻上都要插一枝梔子花。据《酉阳杂俎》所载，梔子花产于西域，名薝卜花。陈淳《梔子》诗云：“竹篙新结度秋香，香处盈盈雪色装。知是异方天竺种，能来诗社搅新肠。”诗中的“天竺”指古印度，为佛教发源地，可见古代梔子花是染有较浓的宗教气味的。不过看会的妇女戴梔子花只是一种廉价的打扮（一枚铜板可买三朵），很少有人想到它与佛教的联系了。

菩萨出驾之前，先是马伕（兴化人称为“马皮”）在庙里上锥。马伕们咀巴上原已各穿过一个小洞，上锥前先烧香、叩头、化黄元，然后把锥横穿过嘴巴，用牙齿咬着，初出庙门时穿的锥最长，是一根近一丈，两头尖的铜条，经过四门逐渐换成短的。回庙时穿的锥只剩下尺把长了。马伕手握一柄铁叉，柄上有响环，用红绸包裹，舞动起来，当啷作响。口穿长锥时经过街上狭窄处要侧身而行。在菩萨驾前开路。有时在驾后护驾以防看会的人拥挤。

出驾开始，最前面是两面大旗，后跟“头牌”“头锣”（两面大铜锣，一人敲）接着是各类大伞，有布的、绸缎的、玻璃的、琉璃的、竹子的，五色斑斓。伞后是香亭。香亭分为两种，一种是用海梅或红木雕刻，工艺水平很高，亭子内放一点“大香”；一种是无盖的，内放一口香炉，炉口有面盆大，内燃大香，沿途不断把大香投入炉内，香烟缭绕。

“五人墓”紧接在香亭后面，由五个英俊的青少年，扮成五个犯人，光着上身，胸前系着红兜，穿红裤、白裙，大绑腿

背插“招子”后跟剑子手二人，手提大刀，这些人物几乎和京剧里化装的人物一样。这组会是反映明代熹宗天启年间，宦官魏忠贤擅权乱国，迫害反对派，东林党人杨涟、左光斗等因弹劾魏忠贤被捕，与此同时吴县人，吏部员外周顺昌等都遭杀害。魏忠贤的爪牙到苏州捉拿周顺昌时曾激起苏州市民的反抗，后来为首的颜佩韦、杨念如、马杰、沈扬、周文元五人被杀。崇祯帝即位后逮治魏忠贤，他的生祠被废，苏州人民就在废祠上为五人筑墓立碑，以作表彰。五人墓在今苏州城外虎丘前山塘大堤上。五人被害时，后代恐遭株连，杨念如一子逃至兴化，一子到东台，周顺昌之子也逃到兴化竹泓。兴化迎会把五人走向刑场的形象再现在菩萨驾前，实际上是对他们当年主持正义、视死如归精神的赞扬与怀念。

“五人墓”后有衙役十六人，分两队，手执长竹板，边拖边走，口喊“威武”不绝。再后是道士多人组成的乐队，吹笛、吹箫、吹笙和敲动金属乐器宛转悠扬。至此，街头虽观众成千上万，却寂静无声，因为菩萨驾已到：只见十人抬着大轿，前后各一人为车驾司，发号司令，菩萨坐轿内，轿前横几上放一盖碗茶杯，抬轿四平八稳盖碗内的茶从不溢出。轿前有大伞一把，上有龙头，曲柄，轿后有大扇一面，名为“遮阳”回庙后置于菩萨背后。

跟在后面的是两队卫士，手执金瓜、钺斧等全部銮驾，卫士后面有很多“还愿”的善男信女。有“纯阳背剑”的：光着上身，背插宝剑，剑头朝下，剑尖刺入皮内；有“线挂香炉”的，红线下悬着香炉，另一头用针插在肘部的皮内，每一肘下都挂一只香炉，他们甘愿受皮肉疼痛之苦，以表现对菩萨的虔诚敬仰之心。

最后才是马伕，这也是孩子最害怕的人物，簇拥在后面的看客与马伕都保持一定的距离。

菩萨驾经过的路上，每到一桥或要道口都有民家设“祭”（兴化叫“摆祭”），祭桌由数张大方桌并合，有香炉、烛台，后面放太师椅，桌上供有食盒、茶，还摆着许多古玩、盆景等等，各家争奇斗妍。菩萨驾到祭处即停驻，轿子搁在矮凳上，抬轿的休息，这时掌印者把轿内大印请出，放到祭桌上，摆祭的主人点蜡烛、烧香、叩头。祭毕，放铙三响，然后起驾。摆祭之人要给护驾、抬轿的人赏钱。如果是都天会，祭主可得到一碗绿豆粥，一只都天蛋（熟鸭蛋）的赏赐，这些吃了“消灾降福”——当然是迷信的说法。

菩萨驾到四牌楼，由西向东经武安街向北到关帝庙（今新华电影院）再向西，由上元巷向南，再向东，不走从四牌楼向北到县衙门（今县政府）这一条路，为锁形路线。兴化人称“转锁壳子”。

驾到大南门外上河边还要“穿水道”，抬轿的换人，必须抬轿快跑，马伕则由最后跳到最前面，为之开道。其后菩萨驾回庙。

阴历五月正是霉雨季节，多年出现过，五月十二城隍会是晴天，十六迎都天会下雨，俗称“晒城隍落都天”。十六如下雨，十八再迎，都天会最为隆重，在迎都天会时各行业的九班大会一齐出，旌旗蔽日，锣鼓喧天，是赛神会的高潮，人们认为都天菩萨驾过时可消灾降福，因此大桥刚过，人们纷纷穿行而过，以沾福泽；为了便于人们过街，轿后的銮驾高跷离驾较远。

都天菩萨为唐进士张巡。唐玄宗晚年，安禄山起兵，张巡